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三十三回 生我樓第二 十兩奉嚴親本錢有限 萬金酬孝子利息無窮

尹小樓捏了那張招帖，走過無數地方，不知笑歪了幾乾幾萬張嘴。忽然遇著個奇人，竟在眾人笑罵之時成了這宗交易。俗語四句道得好：

彎刀撞著瓢切菜，夜壺合著油瓶蓋。
世間棄物不嫌多，酸酒也堪充醋賣。

一日，走到松江府華亭縣，正在街頭打坐，就有許多無知惡少走來愚弄他，不是說「孤老院中少了個叫化頭目，要買你去頂補」，就是說「烏龜行裡缺了個樂戶頭兒，要聘你去當官」。

也有在頭上敲一下的，也有在腿上踢一腳的，弄得小樓當真不是，當假不是。

正在難處的時節，只見人叢裡面擠出一個後生來，面白身長，是好一個相貌，止住眾人，叫他不要嘍喏，說：「鰥寡孤獨之輩，乃窮民之無靠者，皇帝也要憐憫他，官府也要周恤他。

我輩後生，只該崇以禮貌，豈有擅加侮謾之理？」眾人道：

「這等說起來，你是個憐孤恤寡的人了，何不說出十兩銀子買他回去做爺？」那後生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奇事，看他這個相貌，不是沒有結果的人，只怕他賣身之後，又有親人來認了去，不肯隨找終身。若肯隨我終身，我原是沒爺沒娘的人，就拚了十兩銀子買他做個養父，也使百年以後傳一個憐孤恤寡之名，有什麼不好！」小樓道：「我止得一身，並無親屬，招牌上寫得分明，後來並無翻悔。你如果有此心，快兌銀子出來，我就跟你回去。」眾人道：「既然賣了身，就是他供養你了，還要銀子何用？」小樓道：「不瞞列位講，我這張癆嘴原是饑不過的，茶飯酒肉之外，還要吃些野食，只為一生好嚼，所以做不起人家。難道一進了門，就好問他取長取短？也要吃上一兩個月，等到情意洽淡了，然後去需索他，才是為父的道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替這買主害怕，料他聞得此言，必定中止。誰想這個買主不但不怕，倒連聲贊美，說他：「未曾做爺，先是這般體諒，將來愛子之心一定是無所不至的了。」就請到酒店之中，擺了一桌廈飯，暖上一壺好酒，與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成交。

起先那些惡少都隨進店中，也以吃酒為名，看他是真是假。

只見賣主上坐，買主旁坐，斟酒之時畢恭畢敬，儼然是個為子之容；吃完之後，就向兜肚裡面摸出幾包銀子，併籠來一稱，共有十六兩，就雙手遞過去道：「除身價之外，還多六兩，就煩爹爹代收。從今以後，銀包都是你管，孩兒並不稽查。要吃只管吃，要用只管用，只要孩兒趁得來，就吃到一百歲也無怨。」小樓居然受之，並無慚色，就除下那面招牌遞與他，道：

「這件東西就當了我的賣契，你藏在那邊，做個憑據就是了。」

後生接過招牌，深深作了一揖，方才藏入袖中。小樓竟以家長自居，就打開銀包，稱些銀子，替他會了酒鈔，一齊出門去了。

旁邊那些惡少看得目定口呆，都說：「這一對奇人，不是神仙，就是鬼魅，決沒有好好兩個人做出這般怪事之理！」卻說小樓的身子雖然賣了，還不知這個受主姓張姓李，家事如何，有媳婦沒有媳婦，只等跟到家中察其動靜。只見他領到一處，走進大門，就扯一把交椅擺在堂前，請小樓坐下，自己志誠誠拜了四拜。拜完之後，先問小樓的姓名，原籍何處。

小樓恐怕露出形藏，不好試人的情意，就捏個假名假姓糊塗答應他，連所居之地也不肯直說，只在鄰州外縣隨口說一個地方。說出之後，隨即問他姓什名誰，可曾婚娶。那後生道：

「孩兒姓姚名繼，乃湖廣漢陽府漢口鎮人，幼年喪親，並無依倚。十六歲上跟了個同鄉之人叫做曹玉宇，到松江來販布，每年得他幾兩工錢，又當餬口，又當學本事。做到後來人頭熟了，又積得幾兩本錢，就離了主人，自己做些生意，依舊不離本行。

這姓人家就是布行經紀，每年來收布，都寓在他家。今年二十二歲，還不曾娶有媳婦。照爹爹說起來，雖不同府同縣，卻同是湖廣一省。古語道得好：『親不親，故鄉人。』今日相逢，也是前生的緣法。孩兒看見同輩之人個個都有父母，偏我沒福，只覺得孤苦伶仃，要投在人家做兒子，又怕人不相諒，說我貪謀他的家產，是個好吃懶做的人。殊不知有我這個身子，哪一處趁不得錢來？七八歲上失了父母，也還活到如今不曾餓死，豈肯借出繼為名貪圖別個的財利？如今遇著爹爹，恰好是沒家沒產的人，這句話頭料想沒人說得，所以一見傾心，成了這樁好事。孩兒自幼喪親，不曾有人教誨，全望爹爹耳提面命，教導孩兒做個好人，也不在半路相逢，結了這場大義。如今既做父子，就要改姓更名，沒有父子二人各為一姓之理，求把爹爹的尊姓賜與孩兒，再取一個名字，以後才好稱呼。」小樓聽到此處，知道是個成家之子，心上十分得意。還怕他有始無終，過到後來漸有厭倦之意，還要留心試驗他。因以前所說的不是真話，沒有自己捏造姓名又替他捏造之理，只得權詞以應，說：

「我出銀子買你，就該姓我之姓；如今是你出銀子買我，如何不從主便，倒叫你改名易姓起來？你既姓姚，我就姓你之姓，叫做『姚小樓』就是了。」姚繼雖然得了父親，也不忍自負其本，就引一句古語做個話頭，叫做「恭敬不如從命」。

自此以後，父子二人親愛不過，隨小樓喜吃之物，沒有一件不買來供奉他。小樓又故意作嬌，好的只說不好，要他買上幾次，換上幾遭，方才肯吃。姚繼隨他拿捏，並不厭煩。過上半月有餘，小樓還要裝起病來，看他怎生服侍，直到萬無一失的時候，方才吐露真情。

誰想變出非常，忽然得了亂信，說元兵攻進燕關，勢如破竹，不日就抵金陵。又聞得三楚兩粵盜賊蠶起，沒有一處的人民不遭劫掠。小樓聽得此信，魂不附體，這場假病哪裡還裝得出來？只得把姚繼喚到面前，問他：「收布的資本共有幾何？」

放在人頭上的可還取計得起？」姚繼道：「本錢共有三百餘金，收起之貨不及一半，其餘都放在莊頭。如今有了亂信，哪裡還收得起？只好把現在的貨物裝載還鄉，過了這番大亂，到太平之世再來取討。只是還鄉的路費也吃得許多，如今措置不出，卻怎麼好？」小樓道：「盤費盡有，不消你慮得。只是這樣亂世，空身行走還怕遇了亂兵，如何帶得貨物？不如把收起的布也交與行家，叫他寫個收票，等太平之後一總來取。我和你輕身逃難，奔回故鄉，才是個萬全之策。」姚繼道：「爹爹是賣身的人，哪裡還有銀子？就有，也料想不多。孩兒起先還是孤身，不論有錢沒錢，都可以度日。如今有了爹爹，父子兩人過活，就是一分人家了，捏了空拳回去，叫把什麼營生？難道孩兒熬餓，也叫爹爹熬餓不成？」小樓聽到此處，不覺淚下起來，伸出一個手掌，在他肩上拍幾拍，道：「我的孝順兒呵！」

不知你前世與我有什麼緣法，就發出這片真情？老實對你講罷，我不是真正窮漢，也不是真個賣身。只因年老無兒，要立個有情有義的後代，所以裝成這個圈套，要試人情義出來的。不想天緣湊巧，果然遇著你這個好人。我如今死心塌地把終身之事付托與你了。不是爹爹誇口說，我這份家私也還夠你受用。你買我的身價只去得十兩，如今還你一本千利，從今以後，你是個萬金的財主了。這三百兩客本，就丟了不取，也只算得虧上之毫。快些收拾起身，好跟我回去做財主。」姚繼聽到此處，也不覺淚下起來。當晚就查點貨物，交付行家。次日起身，包了一艙大船，溯流而上。